

# 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大明奇俠傳

## 第十一回 刁相公獨探桃花店 雁公子一鬧太平莊

詞曰： 追唐虞，遠夏殷，卷東周，入暴秦。爭雄七國相兼併，文章兩漢空陳跡。  
金粉南朝總廢塵，李唐趙宋慌忙盡。最可歎蟠龍踞虎，盡消磨燕子春燈。

右調（耍孩兒）

話說那刁虎手執寶劍，大喝一聲，便照雲文身上砍來。雲文一唬，一個筋斗跌倒在地，忙跪下討饒。那包成在旁做好做歹，忙勸住刁虎道：「二爺不要動氣。」刁虎假怒道：「他戲我愛妾，豈不是與我加上忘八的頭銜麼？如何教我不氣殺？我也何能饒他！」說罷，假意又要執劍砍來。包成忙道：「二爺請先住手，我有一個分割，他戲你一妾，還你一妻，這就過了，有甚難處？」張英道：「此話甚為公道，也說得過，日後令妹過門之時，就叫刁兄將此女送你為妾，豈不為美？」刁虎假意不肯，那包成假意勸道：「事已至此，只得還望你從權一點，不必深說了。」遂扶起雲文道：「我二人為媒，你快寫庚帖。」雲文只得起來，寫了庚帖，遞與包成道：「拜託，拜託。」包成接過庚帖道：「恭喜，恭喜。」雙手送與刁虎。刁虎道：「一來看你二位媒人分上，二來既然做了親、換了心，如此我也不說了。待過五日後，行聘過來便了。」雲文只得答應，四人重新又吃了幾杯酒，然後各散。

原來那歌妓是刁虎接來的妓女，做成計策，逼他寫年庚的。當日雲文中了計，回家只得又向夫人說小姐的媒，道：「今日刁公子請了六部大堂，到太平莊說妹子的婚姻，逼勒再三，孩兒只得寫了庚帖與他，免得不時煩瀆。二月初一日就要行聘。」老夫人聽了大怒，喝道：「胡說！你妹子已許了鍾府，你這畜生，膽敢自為自主，擅將你妹子私許了這奸賊！難道你不知，被這奸賊害得你老父身入數萬里重洋之外，死活存亡尚難預料，你與他真是不共戴天之仇，不思圖報，反與他結下朱陳！難道你畜生別具一副心腸嗎？廉恥喪盡，全不顧生生世世為人唾罵，枉在人間，何殊禽獸！」說不盡老夫人越罵越氣，只道：「你好生大膽！但看你如何處置。」雲文強顏道：「母親差矣！當日雖許鍾府，並未受聘，況今日鍾佩又無音信，將來也是不得歸家的，豈不誤了妹子終身大事嗎？況這刁府現任皇親，堂堂國舅，門戶相當，不見得辱沒了我雲家。若論如此門楣，哼哼，恐別人只怕還高攀不上呢！」夫人聽了，喝道：「胡說！鍾家雖未受聘，但古人指腹聯姻，一言為定，難道你撮出妹子，想獨吞家產嗎？」叫丫頭：「與我打這畜生出去！」雲文想不是勢頭，一溜煙走了。

夫人氣得哭將起來。小姐在後知道消息，便到前邊勸夫人道：「母親不必憂慮，我這落賢莊是奉旨不許一切朝臣擅入的，他若行聘到來，樂得收下擾他；若要迎娶，只回他等爹爹回來發嫁，諒刁賊也無法治到我。我今日若回他，他倒要生出別的事來，不可不防。不著如此而行，等爹爹回家，便有法治他了。」夫人聽了，道：「也說得是。」遂商議停當不表。

到了二月初一日，刁虎請了張英、包成二人來收拾行聘。稟過父親，擺齊禮物---真是黃金萬兩、錦繡千端，自太平莊發到落賢莊，四里路都擺滿了。張英、包成押送禮物，帶領人眾，來到雲府。大門是太師封了，不能行走，一對對家人，都從角門而進。來到大廳，擺齊禮物，雲文接著。張英、包成二人行過禮，二人道：「要請老伯母太夫人見禮。」

雲文見過母親，稟明二人恭敬之意。夫人道：「請二位入內進見參贊。」拜了四拜。夫人答禮，道：「二公請坐。獻茶。」茶罷，夫人道：「今日雖是小女受聘，然則花燭之期，必待太師回來，老身不能發嫁。拜託轉答。」二人聽了，含糊答應：「正是。」雲文也是一樣。二人辭出後堂，來到正廳，雲文收了禮物，賞了行人，擺酒款待張、包二人，盡醉而散不表。

單言雁公子在後廳聽了此言，大怒道：「夫人好沒分曉，平白的怎受了刁家之聘？昔日聞得已許過鍾兄，怎麼又許刁賊？好胡話！」正在動怒，忽見夫人房中彩蘋丫鬟來請道：「雁大爺，夫人有請。」雁公子隨到後堂。見過禮，夫人遂將上項事告訴一遍，道：「倘刁府強來迎娶時，托賢任照應。」雁羽答應。

過了數日，張英、包成二人奉刁虎之命，擇本月二日吉期迎娶，來到雲府，知會了尊舅雲文。雲文若似喜事臨門，鄭鄭重重人內稟告夫人。夫人步出大廳道：「當日受聘之時，原說過等太師回來發嫁的，今日怎又如此？」二人道：「伯母在上，太師南嶺封王，未知何日才回。此是刁公子一番美意，各事從儉，並不要府上花費，將就格局，成其此事，以免你老人家年高之人，的常因小姐的婚事常常記掛呢！從此以後，可免無限煩惱，而女婿即為半子，故刁公子實在是體諒老夫人一番的美意。況今有雲兄在府，一樣行事，而小姐百年大事，也要合年庚恭喜，不可錯過吉期，反為不美。」夫人道：「這個萬萬不能！俗說：一家有主，況太師是奉旨出使，落賢莊又是奉聖恩御禁過，無論何事，一概無許擅專，誰不知道，何況婚姻大事？一定要等太師回來方可。」

二人道：「豈有此理！既受過聘，便隨他擇吉，豈有羈婚之理！」夫人聽了，大怒道：「胡說！豈不知書裡至人云：父在，子不得之專。我是女流，我兒無知，我家是奉旨，等太師回京，方發落諸事，你既等不得，叫人把聘禮發回，休只管煩絮！我這落賢莊也是難欺的呢！」二人見夫人發怒，不敢再言，只道：「請伯母息怒，等小姪回去轉達便了。」遂起身而去。

雲文送出莊門。包成道：「雲文爺，你不能發嫁令妹也罷了，只是你那位如夫人幾時到手？豈不是兩邊耽擱住了？」雲文道：「不要忙，我有道理。」包成見雲文說話有因，便問道：「有何道理，快快說來，莫要連累我二人受氣。文章總是要做的，何不早些，兩下快活。」雲文道：「你先去，我就來商談便了。」三人一拱而別。雲文回莊，夫人故意叫雲文道：「兒呀，非是為娘方才發怒，只是你父親不在家，你若發嫁，恐有甚事不到，他回來連你也是受要氣的。」雲文道：「是。」不表那母子談心。

且言那張英、包成二人回太平莊，見了刁虎，將上項事細訴了一遍。刁虎急道：「這還了得！倘雲老兒回來變了卦，豈不撒開？」包成道：「不要管他，等雲文來時，只逼他便了。」三人正說話時，忽家丁報導：「雲公子到了。」

三人接住，見禮已畢，刁虎道：「大舅，自古道：女生外向，一千年都是要嫁的。不知令堂太夫人為何羈令妹的婚姻？是何原故？我這裡是奉父命，擇吉迎娶，倘若耽誤了我的吉期，終身攸關，非同兒戲，只怕我家父定要尋你淘氣，那時反為不美，豈不連累他兩個媒人？」包成道：「我不管閒事，今日便要雲大爺作主，有何商量道理。如不然，你們請坐，待晚生去請刁大人來便了。」張英道：「那就不必休了。」雲文見三人發急，便道：「不要急，事已至此，不必說了。自古道：三討不如一偷。我家母年例：清明日早，到桃花店一帶地方祭孤，同舍妹等祭過孤，便到水月庵游青而回。那日只須如此如此便了。」眾人道：「好計！好計！」正是：準備窩弓擒猛虎，安排香餌釣魚鉤。四人商議已定，只待臨期行事，當日各散不表。

再言光陰迅速，不覺就是三月初六日。清明佳節那日，雲老太太早起，梳洗已畢，吩咐家丁收拾祭孤。那些家人年年辦慣了的，不一時備了春盒，裝了幾擔鏹紙錢，安排了轎馬。夫人在家祀過祖，用過早膳，同小姐裝扮已畢，便叫雲文同去桃花店祭孤。雲文推病不去。老夫人道：「你既不去，看好了家。」遂叫人請雁公子同去。當下天人、小姐坐了大轎，丫頭等坐了小轎，雁公子騎了馬，帶了弓箭，預備跑馬，一行人挑了盒擔，出了在門，過了濠河，到桃花店一路而來。

那日天晴日暖，雲淡風和，只見一路上柳綠桃紅、山青水碧，看不盡途中春景。夫人、小姐捲起轎簾而坐。走了二里路，忽見前面一簇人馬遠遠的窺探。夫人只道是上墳的人，也不覺為意，遂命家人沿路上饒化紙錢、包袱。只見那些路上人三五成群，來來往往，也有男，也有女，也有拜掃，也有游青，紛紛不一。忽見遠遠山腳邊歇了一乘大花轎，一騎馬打面而過去。夫人道：「蹊蹺，那有清明日子人家娶親的？」也不覺為意。祭過孤，便同小姐到水月庵歇腳。抬進春盒，進過香，那庵尼僧便留茶。夫人、小姐坐下，那些家人、僕婦便回：「下去游青頑耍。」雁公子也自跑馬射箭，只有夫人、小姐同彩蘋丫鬟在店內坐下。

方欲吃茶，只聽得一聲吶喊，那庵前後跳進三五個打手，團團圍住，大叫：「我們是來迎娶雲小姐的！」小姐一唬，同丫鬟到尼僧房中去了。夫人大喝：「你們是那裡的？膽敢如此放肆！」言還未了，只見一人，頭戴紫金冠，身穿團龍直擺，上前打躬道：「岳母大人休驚，小婿這廂有禮，我乃子婿刁虎便是。只因求娶會愛千金，岳母無故不許我擇日過門，今日無奈，只得親自來

迎，已打了花轎在外，諸事現成，求速命令愛上轎，休誤了吉日吉時，不費多事。」夫人不聽猶可，聽了這一番不經人道的話，頓時無名火亂冒，七竅內生煙，便拍案大喝道：「清平世界，不料你官門之後，尤勝強盜行為！滿口胡言，何堪人耳！況婚姻須大禮之周，為何前來強娶？難道你老子娶你媽媽，諒想也是如此，不然官家之根，何得如此非法舉動？快快滾出去！」刁虎聽了，也不回答，喝道：「眾婦女們快快動手！」一聲吩咐，那帶來的七八個大腳老婆子便扯住夫人，那幾個搶進尼僧住房，推倒彩蘋丫鬟，抱了小姐出來。刁虎叫抬進花轎，將小姐輕輕抱入。老夫人同幾個丫鬟、婦女來奪，都被推倒，哭在一處，鬧在一堆。刁虎封了花轎，喝聲：「快走！」來人抬起，如飛而去。有幾個挑盒擔的雲府家人來趕，刁虎大喝一聲，拔出寶劍，眾打手看見，也執短棍在手，雲府家人怎敢近前？眼睜睜看著他搶了去了。一行人馬如飛而走，早去了一里之遙。

雲老夫人大哭在地，眾人正在無法、面面相覷之際，忽見雁公子到了。說了備細，雁公子大怒道：「反了！反了！有這等事還好！」夫人道：「只好回去告他一狀便了。」雁公子道：「此事何等緊急，告狀原是慢事，加之現在貪官污吏，全是他門下的走狗，告他也無益。那太平莊是無人敢搜的；況且太師又不在家，如何弄得過他？不若伯母請回，待小姪單人獨馬去救小姐。」夫人道：「他人眾兵多，勢燄又大，你如何救得來呢？」雁公子道：「夫人休得多慮，自古道：一人拼命，萬夫莫當。我自自有道理。」遂改了裝，帶劍上馬，飛趕去了。夫人只在庵中痛哭不表。

再言刁虎搶了雲小姐，回到太平莊，好不歡喜，遂吩咐內裡的丫鬟、婦女扶進小姐，道：「你們勸好了小姐，我二爺自有重賞。」眾人答應。遂又吩咐：「收拾洞房花燭，就是今晚成婚。有話明日再講。」那些家人一個個歡天喜地，張燈結綵，設席鋪毯。不一時，預備停當，只待天晚成親。正是：假富貴為真富貴，惡姻緣認好姻緣。那張英、包成二人忙來賀喜，刁虎設宴相待，三人歡宴，專等天晚洞房不表。

再言雁公子上馬加鞭，不一時趕到太平莊，只見四面濠河上有小橋往來，一帶黃牆，宮門緊閉。那官門四面，又有幾座小帳篷，乃是三百羽林軍在那裡護宮的，□分嚴緊。思想：「怎麼去救？若是衝進去，他先將小姐藏起，越發難救。」

想了一會道：「有了。」遂藏了寶劍，住了馬，掛了弓箭，步行到莊門口道：「我是雲大爺的心腹家將，有心腹話要面見刁二爺的。」門公聽了，進去稟刁虎。刁虎道：「叫他進來。」門上遂引雁公子到內跪下。刁虎坐在席上，道：「有話稟來。」雁公子思想：「要遭去了眾人，方好下手。」遂稟道：「乞退左右。」習虎道：「左右退後。」雁公子搶上一步，左手一把扯住刁虎，右手拔出劍來，大喝一聲道：「有問話說？只叫你好好放出雲小姐來，萬事俱休。若道一個不字，先賞你一劍！」刁虎大驚，只嚇得魂不附體，手腳無處安排，話都說不出來。包成來救，被雁公子一腳踢一個狗吃屎。將刁虎捉下階，左右大叫。正是：殺人龍潭虎穴內，鬧昏雁陣群鷗中。

要知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